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曾永義 主編

出版
文化出版社
花木蘭

十三編 第2冊

摯虞研究（上）

徐昌盛 著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十三編

曾永義主編

第2冊

摯虞研究（上）

徐昌盛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摯虞研究（上）／徐昌盛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6〔民 105〕

目 2+200 面；19×26 公分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十三編；第 2 冊）

ISBN 978-986-404-578-5（精裝）

1.（晉）摯虞 2. 經學 3. 中國文學

820.8 105002160

ISBN-978-986-404-578-5

9 789864 045785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十三編 第 二 冊 ISBN：978-986-404-578-5

摯虞研究（上）

作　　者 徐昌盛

主　　編 曾永義

總 編 輯 杜潔祥

副總編輯 楊嘉樂

編　　輯 許郁翎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社　　長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hml 810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6 年 3 月

全書字數 315561 字

定　　價 十三編 20 冊（精裝）新台幣 38,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摯虞研究（上）

徐昌盛　著

作者簡介

徐昌盛，男，1982 年生，江蘇射陽人。本科畢業於北京化工大學行政管理系，獲法學學士學位，研究生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獲文學碩士、博士學位。主要研究先秦漢魏晉南北朝文學。

提　要

論文以摯虞和《文章流別集》爲研究對象，主要解決《文章流別集》及其《文章流別論》的形成和面貌問題。摯虞的經學屬於古文一派，主要採用王肅的學說，其經學風尚反映了西晉學者的主流面貌，其禮學在西晉禮學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摯虞的秘書監身份與總集編纂的關係密切，摯虞的多部史學著作產生於秘書監任上，而經史分離的風氣和史學的觀念、思想、方法都影響了《文章流別集》的產生。漢魏以來名辯思潮影響到《文章流別論》，體現在推動了文體討論的追根溯源，促進了魏晉文體辨析的進一步明晰。文章從西晉文學的視野中觀察摯虞的文學創作和理論，通過《文章流別集》的選篇揭示西晉作家模擬漢代的風氣，指出摯虞是當時盛行的文學集會的積極參與者，討論了以摯虞、李充爲代表的史學家與曹丕、陸機爲代表的文學家文論之區別。最後集中探討了《文章流別集》的生成因素，如資料和人才的集中、圖書修撰風氣的盛行、子書寫作的經驗、類書編纂的實踐和總集別集的演進等；並討論了《文章流別集》的編撰宗旨和《文章流別論》在文體發展史上的作用，辨析了《文章流別集》的面貌及體例。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次

上　冊

緒　論……1

第一章　摯虞與魏晉之際的經學……11

第一節　摯虞的經學淵源……11

第二節　《新禮》制訂與摯虞的禮學……33

第三節　摯虞的經學史意義和貢獻……58

第二章　摯虞的史官身份與總集編纂……79

第一節　摯虞的史官身份和史學活動……80

第二節　摯虞的史學著述……107

第三節　摯虞的史官身份與《文章流別集》的編纂……114

第三章　名辯思潮與文體流別……143

第一節　摯虞與名辯思潮……143

第二節　名辯思潮與魏晉文學批評……159

第三節　名辯思潮與《文章流別論》……176

下　冊

第四章　西晉文學視野中的摯虞文學研究 …… 201
第一節　從《文章流別集》看西晉文人的漢代情結 …… 201
第二節　摯虞與西晉的文人集團 …… 222
第三節　魏晉史學家與文學家的文學思想比較 …… 250
第五章　《文章流別集》研究 …… 275
第一節　崇文博學的風氣與《文章流別集》的編纂背景 …… 275
第二節　子書寫作、類書編纂與《文章流別集》的出現 …… 284
第三節　模擬寫作的風氣與《文章流別集》的編纂宗旨 …… 294
第四節　總集、別集的發展與《文章流別集》的形成 …… 298
第五節　《文章流別集》的成書方式 …… 320
第六節　《文章流別集》的編纂體例 …… 330
結　語 …… 343
參考文獻 …… 347

表　次

魏晉之際的禮學家 …… 67
曹魏西晉的秘書監 …… 90
《文章流別集》著錄的作家作品 …… 203
《文章志》著錄的作家作品 …… 205
《翰林集》著錄的作家作品 …… 257

圖　次

《洛陽伽藍記圖》部分 …… 229

緒　論

摯虞是魏晉時代傑出的禮學家，《晉書・禮志》多載其議禮文字，又與傅咸纘修《新禮》，且撰有《決疑要注》傳世。他也是重要的史學家，曾擔任秘書監，負責圖書典藏，撰有多部史學著作。但不是有影響的作家，他的文學才能，在其生活的時代內，並未引起廣泛的關注，因此現存文獻中沒有任何形式的評價。唐初史臣修《晉書》時全文收錄了《思游賦》，而許敬宗編《文館詞林》尚保留三首完整的贈答詩，說明他的詩賦作品確有可採之處，這恰如一顆明亮的星星，獨觀尚能引人矚目，但置入群星璀璨的太康文壇，相形之下略顯黯淡。然而摯虞在文學領域的作用，卻是十分重要的，集中在第一部詩文總集《文章流別集》的編選和《文章流別論》的寫作，它們收錄了代表性的作家作品，反映了當時人的文學史觀，又對文體的流別進行了討論，體現了史學家文學批評的特點。作爲總集的編纂者和文學批評家，摯虞的貢獻得到了更爲廣泛的承認，顏延之評「足稱優洽」，鍾嶸說「詳而博贍，頗曰知言」，劉勰稱「頗爲精覈」。饒宗頤〔註 1〕指出，《文章流別集》開啓了「流別」一路，繼之者有謝混《文章流別本》、孔寧《續文章流別》、顏之推《續文章流別》等；又說摯虞「實開彥和之先路」，強調《文選》的編集受到了《文章流別集》編纂的影響；而且「不特《昭明文選》取材於茲，而《文心》上半部，何曾不資爲挹注？」認爲《文心雕龍》的文體論，也受到了《文章流別論》的影響〔註 2〕；並稱「其書蓋包括文選、文評、文史三大綱，歷代選家未有如此詳備者」，稱讚《文章流別集》的編撰方式甚至是獨一無二的。

〔註 1〕饒宗頤：《六朝文論摭佚》，見《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16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03 年版，第 678 頁。

〔註 2〕黃侃《文心雕龍札記》稱「《頌贊》篇大意本之《文章流別》，《哀弔》篇亦有取乎摯君」。

在近百年的學術史上，摯虞的研究頗爲冷清，因爲傳世文獻稀少，研究者偶有涉及，又集中在《文章志》、《文章流別集》和《文章流別論》上，因此整體的研究成果也不甚豐富。臺灣和香港的學者，也對摯虞進行了專題研究，出版於 1990 年的鄧國光《摯虞研究》，是第一部以摯虞及《文章流別集》爲研究對象的專著；尤其值得重視的是一衣帶水的鄰邦日本，在七十年代已有相關的文章發表，可惜異域迢遙，目前還不能完全看到〔註 3〕。茲將大陸、港臺和日本學者的研究成果依據時間順序排列，以期理清大致的研究脈絡，並就主要觀點略作敘述。

郭紹虞是最先關注到《文章流別論》的現代學者，他的《〈文章流別論〉和〈翰林論〉》〔註 4〕在上個世紀二十年代已經發表，主要討論了兩書的輯佚情況並且分析了史書的目錄著述。作者首先交待了《文章流別論》的輯佚現狀，接著說它與《翰林論》「有一極相似之處，即是並爲附麗於總集而別行輯出者」，肯定了《文章流別論》本是附驥《文章流別集》，後來才輯出單行。又據《隋志》所引的梁代著錄情況指出《文章流別論》在阮孝緒《七錄》前已經輯出單行。面對史傳和目錄著述造成的不一致局面，郭紹虞認爲原因是「大抵當時以卷帙繁多之故，傳鈔者恒不相一致」，並總結爲三種情況：「一本則區《文章志》與《流別集》爲二，而論則附於《流別集》中者。此《晉書》本傳所載者是（新、舊《唐書・藝文志》目錄類《文章志》四卷，總集類《文章流別集》三十卷與《晉書》同）。一本則區《流別集》與《文章流別志論》而爲二，此則《隋書・經籍志》著錄所稱爲《文章流別志、論》者是。又一本則區《流別集》、《流別論》、《文章志》而爲三，此則《隋書・經籍志》注所云『《流別集》六十卷、志二卷、論二卷』者是。今張溥、嚴可均諸人所輯，案其內容，皆爲《流別論》，其稱爲《流別志論》者，誤也（《文章志》性質同於序目與此不同）。」1936 年，日本戶田浩曉發表了一篇《文章流別論の原形について》〔註 5〕，尚未及見。

到了七十年代，一批日本學者對摯虞產生了興趣，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註 3〕此處主要參考了洪順隆主編的《中外六朝文學研究文獻目錄》，臺灣：文津出版社，1987 年。

〔註 4〕見《燕大學刊》五，1929 年 12 月，後收入《照隅室古典文學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年 7 月第 2 版，第 146～148 頁。

〔註 5〕見《立正文化》九，1936 年 10 月。

如興膳宏的《摯虞〈文章流別志論〉考》〔註6〕，勝義迭出，誠乃一篇佳製。此文首先根據史傳和目錄著述的不同推斷《文章流別集》和《文章流別志論》的關係是「蓋《流別志論》原係附於《流別集》，爲各類文體之『論』，後來乃獨立別行，即此二卷之《流別志論》」，並申說「『志』蓋如《漢書》之『藝文志』等，其內容當屬一種著作目錄」，又據《文章志》佚文，認爲「內容主要系歷代文人之略傳甚明」，因此「《流別志論》之『志』，其內容當與此《文章志》同」，最後斷稱「《志》原與《論》同爲《流別集》之附庸，然《志》因具有著作目錄的性質之故，乃又獨立爲一書而與《論》別行」。接著作者根據《全晉文》及其它逸文排比了各文體的代表作家，發現了兩個現象：一是逸文所見的十三種文體俱屬有韻之文，二是所論及的文人，以兩漢爲中心，下及王粲、劉楨等魏初詩人。與曹丕因「文章經國之大業」而將應用文字置於詩賦其上不同，摯虞接受了時代風氣的影響，重視感性的有韻之文。在時代斷限上，斷定《文章流別集》是以漢魏爲限，間有晉人如應貞和潘尼，屬於其父、祖之附傳。〔註7〕最後作者考察了《文章流別論》的文學理論特性，將《全晉文》所收分爲總序和分論，總序「係在闡述文章之意義」，隨後提到頌、賦、詩，以「此三體乃《詩經》之流裔，爲最正統的文學之故」。作者也指出摯虞對文體的淵源有著強烈的關心，敘述的原則是「先考察各文體之源流，漸次論及其演變軌跡、創作法則，再就其代表作家及作品各加分析、批評」。作者進而提出摯虞的理論體系是以儒家經典爲中心的古典主義文學體系，且有意識地建立這種規範，「藉以矯正後世偏失的文風」。興膳宏也看到了《文章流別集、志、論》對《文心雕龍》和《文選》的影響，並認爲摯虞作品湮滅不傳的原因是後兩書的出現。

後藤熾正的《摯虞詩小論——西晉四言詩の一斷面》〔註8〕，後翻譯發表在《呼蘭師專學報》〔註9〕上，這是第一篇以摯虞的詩歌作爲研究對象的文章。作者認爲摯虞「是以正統的儒家教養爲基礎勵精公務」，這是正確的，又以摯虞和傅咸爲中心探究了他們的文學交往圈，發現摯虞與傅咸沒有直

〔註6〕此文發表於1974年，收在《入矢教授、小川教授退休記念中國文學語學論集》。又臺灣陳鴻森有譯本，見《中華文化復興月刊》，第十九卷第六期。

〔註7〕事實上，王粲、劉楨卒於建安，未嘗入晉，而潘尼材料，應是傅亮《續文章志》，李善引文有闕。

〔註8〕見《高校通信東書國語》一五六，1976年。

〔註9〕見《呼蘭師專學報》，1996年第三期。

接的詩歌唱和，而據此斷定兩者沒有直接交流，這顯然是不察史書之誤讀。

1978年，臺灣學者王更生發表了《摯虞的著述及其在文論上之成就》〔註10〕一文，惜乎尚未得見。其學生呂武志的文章間有引用，作者對摯虞著述的判斷是：「三者（《集》、《論》、《志》）性質雖別，而原本一書，只因卷帙繁重，傳鈔者分合不一，於是名稱、卷數也都有了歧互。或僅錄其序目，則爲《文章志》。此當在《流別集》卷首，故可獨立別錄，自成一書。或輯其所論，則爲《文章流別論》，此當分屬於《流別集》的各卷中間，而錄者別爲選輯，單獨成卷者。」作者認爲《文章志》具有序目的性質，筆者深爲贊同，但稱其原屬《文章流別集》的序目，根據目前的佚文來看，還難作出論定。

香港鄧國光的《摯虞研究》〔註11〕出版於1990年，此書應是博士論文，那麼他的研究是在八十年代後期開始的。這是一部全面而詳盡的專著，涉及到摯虞生平和著作的方方面面，其篳路藍縷的功績，是任何從事摯虞和中古文論研究的學者都無法忽視的。此書共有四篇十七章，第一篇是「摯虞生平行誼」，對摯虞的家世、生平和思想作出了詳細的考訂；第二篇是「摯虞學術與文學」，主要從經學、史學和文學三個大方面詳細論述，尤以禮學作爲討論的重點；第三篇是「摯虞文論著作考述」，對《文章志》、《文章流別集》、《文章流別論》分別進行了考訂和論述；第四篇是「摯虞文論述要」，作者認識到摯虞在文論史上的地位，對他的文論旨趣、一些基本的概念和「象」與「體」作了闡述，且討論了以流別論體裁和體要的方法，以及摯虞對作家作品的品藻。總體來說，鄧國光的大作，搜羅資料甚爲齊備，核查文獻也頗用力，給筆者的進一步討論提供了便利。儘管具體的細節還有可斟酌商榷之處，但基本完成了對專人的窮盡式研究，也給從宏觀的學術背景中探討《文章流別集》和《文章流別論》的來源和價值，留下了繼續研究的空間。

自郭紹虞之後的近七十年時間內，《文章流別集》在大陸基本處於無人問津的狀態，除了在中國文學批評史的教材或各種叢考文章中偶而提及之外，尚沒有獨立的研究文章行世。程章燦《漢魏六朝文學五考》〔註12〕有「摯虞字仲治考」一篇，《晉書》稱「字仲洽」，程氏通過對南朝文獻和初唐類書的記載，和《晉書》史料來源的的討論校勘，並借助古人名、字間的對應關係，

〔註10〕見《出版與研究》第三〇期，1978年9月。
〔註11〕香港：學衡出版社，1990年12月版。
〔註12〕發表在《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94年第五期。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並引王佩諍的「唐虞之治，殷周之隆」的討論，確認摯虞的字應是「仲治」。應該說，經過前人的努力和程章燦的綜合討論，這個問題已經完美解決了。

武漢大學的謝灼華、王子舟始撰有《古代文學目錄〈文章志〉探微》〔註13〕一文。該文也對摯虞的字到底是「仲治」與「仲洽」進行了辨別，方法、材料與程章燦相似，不贅。其次描述《文章志》的內容體例，認爲這是一部通代文學總目，止於魏末；又有提要，屬於傳錄體目錄，並將提要繫於個人作品名稱下面；且收錄了名不見經傳者的作品如周不疑等。這裏對《文章志》的討論符合目錄學傳統和現存佚文的實際。接著又討論了《志》、《集》、《論》三者的關係，認爲「《文章志》應成於《文章流別集》之前」，又指出《論》「爲文體考鏡源起、剖析流變之作」，認爲《論》與《集》「二者應同係摯虞總集編輯工作中的產品」，否定了姚振宗提出的《論》、《志》合爲一書的觀點。作者的討論是基於推測，而沒有結合現存佚文的實際，譬如現存《文章志》僅存東漢曹魏的作家，稱其「通代」恐怕有失嚴密，因此結論還有再討論的餘地。最後討論了《文章志》的主要學術貢獻，推動了總集的出現和文學創作的繁榮，對古代傳錄體目錄體系的確立有開山之功，引發了文學目錄的大量產生。

世紀之末，臺灣學者呂武志發表了《從文體論看摯虞〈文章流別論〉對劉勰〈文心雕龍〉的影響》〔註14〕一文，顧名思義，作者是從文體論來探討摯虞對劉勰文體論的影響，「並深入比較其異同之點，以窺知我國古典文論在魏晉南北朝的承傳與開展」。該文吸收和發展了興膳宏文章的意見，將摯虞對劉勰的影響條分縷析，計有「進行文體分類」、「追溯文體源流」、「闡釋文體名義」、「標舉文體楷模」、「分論文體特點」等五個方面，並引用具體的材料來進行比較異同，觀點上多沿襲興膳宏和王更生，談不上什麼新意，但研究更加細緻、更具體系，結論也是可信的。

近幾年來，陸續有學者開始注意到摯虞的價值。南京大學的俞士玲在《西晉文學考論》〔註15〕一書中，對摯虞仕歷的片斷、作品的繫年、太康唱和、《文章志》和《文章流別集》等情況提出了自己的意見，其中《摯虞〈文章志〉考》〔註16〕早在2006年就發表在集刊上。她注意到太康年間傅咸、摯虞等在

〔註13〕見《圖書情報知識》，1995年第四期。
〔註14〕見《東吳中文學報》，第五期，1999年5月。
〔註15〕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9月版。
〔註16〕見《古典文獻研究》，第九輯，南京：鳳凰出版社2006年版。

尚書臺存在詩歌贈答唱和。又利用《續齊諧記》的記載，認爲摯虞有兩次擔任尚書郎的經歷，其中一次因答詔不善左遷陽城令，這個論證聊備一家之言。又根據《文章志》的佚文來考證體例，然而完全是出於歸納，卻不能在現存佚文中得到反映，因此不能算作該書的體例。而《〈文章流別集〉考》一文，先分析了同代人的文學經典，又對摯虞所收的文章進行了整理，並與《文選》和《文心雕龍》對比，認爲《文章流別集》的文體觀念明晰，所選皆是公認的優秀篇章，編輯體例影響了《文選》等等，用功甚細，結論令人信服。又四川師範大學的植丹華撰有《〈文章流別論〉的文體觀》〔註 17〕一文，發表在《安徽文學》上，屬於一篇介紹性的文章，備而不論。

廣西師範大學的力之和胡大雷也相繼撰有文章行世。力之早在 2000 年的時候，就寫有《總集之祖辨》〔註 18〕一文，意在申述《文章流別集》的總集肇始的地位。作者否定了駱鴻凱提出的杜預《善文》是最早總集的提法，覆核嚴可均所引的《善文》，發現均未冠以杜預之名，但認爲「《善文》或非總集，或成書於《文章流別集》之後」。曹丕《與吳質書》稱「頃撰其遺文，都爲一集」，作者認爲以四庫館臣的「網羅放佚」、「刪汰繁蕪」來看只能算是準總集，且是「『客觀的』偶然現象」。作者又否定了四庫館臣提出的《楚辭》爲總集之祖的看法，以《七錄》將「楚辭」著成單獨一類，認爲南朝學者不將《楚辭》當作總集看。又針對桐城派殿軍馬其昶提出的「總集蓋源於《尚書》《詩》三百篇」，作者提出「《書》《詩》只能說是萌芽狀態的總集」。

胡大雷有《〈文選〉與〈文章流別集〉異同》〔註 19〕和《〈文章志〉爲『以人爲綱』的書籍目錄》〔註 20〕，兩文均收入《〈文選〉編纂研究》〔註 21〕之中。《〈文選〉與〈文章流別集〉異同》旨在說明《文選》繼承《文章流別集》基礎上所表現出不同的一面，如摯虞論文章「原出五經」，而《文選》論文體是「隨時變改」，又如文體分類，《文選》專取集部，不錄經、史、子的文章，而《文章流別集》的收錄是不限於集部，再如在文學觀念上，《文章流別集》貴古賤今，而《文選》認爲近勝於古。這樣的對比研究，由於有確鑿的材料依據，當然不會有什麼錯誤，但還是流於表面現象的討

〔註 17〕見《安徽文學》，2008 年第七期。
〔註 18〕見《鄭州大學學報》，2000 年第二期。
〔註 19〕見《廣西師範學院學報》，2007 年第二期。
〔註 20〕見《大連大學學報》，2008 年第四期。
〔註 21〕胡大雷著：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 年 4 月。

論，未能深入探討兩書編纂的學術背景之差異。其《〈文章志〉爲『以人爲綱』的書籍目錄》一文，顧名思義，旨在斷定《文章志》屬於書籍目錄，但又是「以人爲綱」，其實就是謝灼華、王子舟提過的傳錄；作者悉心考察了《隋志》「簿錄類」的「文章志」一類書的著述，又注意到荀勖、摯虞、傅亮等人均任職秘書監，典校圖籍、製作目錄自是他們的工作之一；最後指出「文章志」一類書的演變，更多地「關注對作品評價乃至對作者文學事蹟的整體關注，作者生平並非關注的重點所在」，並且認爲「文章志」一類書爲後人編撰總集和別集提供了作品依據。由於《文章志》的材料局限，作者將眼光打開，但過多關注《文章志》同類書的情況，試圖通過後世的編撰經驗來反推《文章志》的體例，但結論屬於一類書的內容總結，沒能推進摯虞《文章志》的產生研究。

力之又發表了《論〈文章流別集〉及其與〈文章志〉的關係——〈文選成書考說〉之一》〔註 22〕，該文認爲《文章流別集》「爲世所重」是因爲所附之「論」而非「集」本身，作者根據《流別論》佚文分成兩個部分，一是「體」，一是「題解」，並猜測「類題解文字，置於題下或文後；而說體之文，則置於文類之下」。文章又考察了《文章志》和《文章流別集》之關係，認爲《文章志》是獨立的傳錄之體，同意《文章流別志》的存在，相信兩者性質類似，但後者僅就《流別集》提及的作家進行傳錄。力之前面的討論，都是總結現存文獻，這種結論往往是安全的。但說《文章流別論》有解說作品，這也是總結出來的，其實情況不是這樣，應該屬於文體論部分，摯虞選取一些在文章流別史上值得注意的作品，或以爲文體之始如《七發》等，或存爲文體遷變之鑒戒如《廣成頌》等，都不得稱爲評價具體作品。其後，他又撰成《〈文選〉與〈文章流別集〉比較——〈文選成書考說〉之二》〔註 23〕，旨在比較《文選》繼承《文章流別集》後所表現出的兩者的差別，其中有些點已爲胡大雷所提及，作者總共歸納爲四點：一是集「清英」與辨「流別」之別，二是時域大小與崇「古」重「今」，三是價值取嚮之巨大差異，四是集部封域之清晰與模糊。這也是根據具體的材料進行歸納，點明《文章流別集》與《文選》的差別。

臺灣政治大學的廖棟樑教授在 2009 年發表了《復古中的發展：談摯虞〈文

〔註 22〕見《韶關學院學報》，2008 年第五期。
〔註 23〕見《長春師範學院學報》，2008 年第四期。

章流別論〉》〔註24〕一文，顧名思義，此文旨在對摯虞的文學思想進行重新評估。他整理了既往《文學流別論》研究中的基本意見，即詩歌本質上的「情志爲本」，承襲漢儒舊說；詩歌功能上持工具論的看法；詩歌形式體制上有尚質崇雅的傾向，推崇四言而貶低五、七言。然後從文學本質論、作家論、創作論以及文體論等項，證明摯虞的文學思想絕不是簡單化的文學復古主張，而是在順應文學思潮下折衷當時新舊文論思潮，是復古中帶有發展的文論，既體現著時代的主特徵，同時又較同時代其它文論所涉爲廣，這種新範式預示了稍後文論發展的大致趨勢。作者注意到摯虞的史家身份，《東堂對策》曾提及「原始以要終，體本以正末」，也是摯虞論文的自覺要求。在文體論上，他注意到「以總集編選文章來辨析文體，是摯虞文論的一大貢獻」，又指出當時文體混淆的事實，而摯虞在辨析文體時，往往考釋詳盡，「先給定義，再述淵源，然後分說這種文體的流變與法則，並且列舉作家作品」，而且對具體作品有所分析。應該說，作者的討論是非常細緻的，摯虞文論的一些特點已經被揭示出來，但他旨在討論摯虞文體論的在前人基礎上的發展，而不甚關注摯虞文論的來源背景，因此也頗有可補苴之處。

唐明元撰有《摯虞〈文章志〉〈文章流別志〉考辨》〔註25〕一文，文章主要致力於《文章志》和《文章流別志》的辨別，作者不同意姚名達和王重民的推測，認爲《文章志》和《文章流別志》是兩部不同的目錄著作。他指出《文章流別志》是《文章流別集》的目錄，「梁時《文章流別志》《文章流別論》仍單行，及至隋朝，二書皆有亡佚，故整理者將二者合併，遂稱《文章流別志、論》」，又稱《文章志》是單行文學之目錄，故《隋志》納入「簿錄類」。然後作者從傅亮的《續文章志》收錄西晉一代作品爲例，認爲《文章志》收錄的是西晉以前的作家，具體看來，應屬東漢、曹魏時代。這些結論有一定的道理，但也有可商榷之處，如《文章流別志》未見著錄，是否單行還很難說。畢竟在無顯證情況下，各人稽考有限的文獻，依據學力短長誠實推斷，做到自圓其說已是不錯，但往往徒增新說，並未能使結論具有不可移易的終極價值。

總體看來，學者關注的重點，最主要的是《文章流別集》作爲總集的地

〔註24〕此文蒙作者親自惠賜，初發表於臺灣成功大學主辦的「第六屆魏晉南北朝文學與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後收入《會議論文集》。

〔註25〕見《圖書館理論與實踐》，2010年第二期。

位和對《文選》的影響，《文章流別論》的文體觀念及其對《文心雕龍》的影響，其次是史記和史志目錄著述的模糊引起的歧見，間有生平的考訂和作品的繫年。鄧國光的《摯虞研究》總攬各個問題，作出了有益的探索，爲後來研究者提供了繼續前進的津梁，但是只關注單個對象的研究，未能聯繫魏晉之際的學術背景進行討論，因此未能更深入的揭示出《文章流別集》產生的條件和價值，這些正是本文的研究重點。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